

卷之三

墨子卷之三

第陸拾柒册



入國而不友其君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

墨子大全

第陸拾柒冊

前　　言

《墨子》一书，是先秦伟大的思想家、严肃的教育家、卓越的科学家墨子和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之一。

墨子姓墨名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鲁国人（有说宋人、楚人者）。因史料缺乏，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综合学术界争论意见，出生应在公元前492——468年之间，逝世应在公元前420——376年之间，肯定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墨子自称“贱人”，可能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熟读了很多古代典籍。后来做过宋国大夫，又阅读了很多史书。有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之后，就长期致力于私人办学事业。他说自己“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不属于贵族阶级，也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小农或手工业者，而是一位上升到“士”的比较接近农工商人的知识分子。他的手工制作技术非常精巧，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鸢鸟，能在天上飞翔一天；还比公输盘更早地发明了云梯这一器械。他对物体运动中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针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力学、光学、几何学方面的认识，广泛深刻，具有先驱意义。这位“士”，应该说又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

墨子跟孔子一样，曾率领学生们周游列国，从鲁出发，先后到过宋、齐、卫、楚、魏。大概在公元前445年左右，楚惠王利用公输盘制造的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叫弟子们拿了他研制出来的防御武器在宋城备战，自己则日夜兼程，奔波十天来到楚都，先用道理打动公输盘和楚王，然后和公输盘进行攻、防演习，致使楚方攻械尽而理屈，不得不放弃攻宋计划，因而制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流血战争。这位“士”，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墨子在春秋战国四分五裂的时代，大胆猛烈地批判了儒学，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独自建立起来的墨家学派，也就是他私人创办的一所强调实践和献身精神的流动性综合学校。在这里，学生们学习谈辩、说书、从事等三科，穿粗衣，着草鞋，少饮食，与贱者为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他这所亦工亦读的私学，采用手工业者收徒的做法，带有浓厚的结社性质，因此墨家学派又是一个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政治团体。

《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此书原有七十一篇，流传至今的只十五卷五十三篇，大体可分为四个部份：一、“经说”，包括《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大取》和《小取》，即后人所谓之“墨辩”或“墨经”，再加上《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和《三辩》，集中反映了墨子的学术思想。他所建立的逻辑体系，在人类逻辑思维发展史上，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因明论互相媲美。二、“论说”，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论和《非儒》，系统表现了墨子的政

治观点，闪耀着一种平民思想的光辉。三、“墨语”，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记录了墨子和外界辩说时的一言一行，其中《公输》一篇，今天差不多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了。四、“战备”，即《备城门》、《号令》、《备穴》、《杂守》等十一篇，集中反映了墨子怎样把科学知识应用到军事防御方面，在古代军事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材料。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否定天命，提出尚贤是为政之本，以任人唯贤的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为了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出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除害。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孔子经常讲仁，而墨子处处说利，如“交相利”，“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他言功利，不是利己，而是主张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好似“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墨子兼爱的范围是“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这是古往今来、四海之内皆可通融的道理。兼爱，是《墨子》一书政治观点、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的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嘉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

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这是针对当时社会弊病而提出的治国主张。

“察类明故”，“以见知隐，以往知来”，墨子主张察知事物的存在与不存在，“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他在教育学生时，常作一些物理、化学实验。“墨经”把知识按其来源分为亲知、闻知和说知，这种唯物的认识论已达到了相当高度。墨子在论辩时善于运用分析归纳法，在《非命》中谓“三表法”是：“有本之者”，指“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即立论要有历史本经；“有原之者”，指“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立论要有现实证明；“有用之者”，指“观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立论之正确不正确要看实际效果。“三表法”既有唯物因素，又符合逻辑辩证方法。至于“墨经”中所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则是直接揭示了概念（名）、判断（辞）和推理（说）这三种思维形式以及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并指明了推论赖以进行的逻辑方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哲学史上，是有其光辉地位的。墨子否定儒家的天命观，而代之以“天志”说，这个有意志的“天”，对天子的善能奖赏，对天子的过能惩罚，是凌驾于天子之上的监督者。这种思想是进步的，然而毕竟属唯心范围。他又提出“明鬼”，教人们敬事鬼神，进而形成成为一种落后的宗教观，在东汉就遭到王充《论衡》的猛烈抨击。对这些，我们也应持正确的批判态度。

战国时代的韩非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连唐代坚决尊儒斥墨的大家韩愈，也不得不承认“儒墨同是尧舜”。墨子以其博学多闻、注重实践、广有发明揭示而成为与孔子并驾齐驱的

一位学者，〈墨子〉一书以其反对剥削、压榨，反对侵略战争，总是站在弱小一方，代表下层说话，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千百年来也就颇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有清一代，对国故的整理研究有过辉煌的成绩，大量古籍得以保存流传。乾隆二十五年状元、久任封疆大吏的毕沅，曾校订注解而成《墨子注》一书，卒使成诵，这是前无所承的创造。清末思想进步的地方教育家孙诒让，据明代吴宽抄本、毕沅校本、顾广圻校道藏本、日本宝历间刻茅坤本残帙，以及苏时学刊误本，复以王念孙、引之父子、洪颐煊、俞樾、戴望诸家所校，参综考读，择善而从，订正错讹脱衍，而成《墨子间诂》十五卷，对字词训释及典章名物之考释，精深闳博，一时推为绝诣。此后，曹耀湘、王闿运、吴汝纶、梁启超、张纯一诸家，亦有精到见解。解放后，墨学由于富有人民性而大放光彩，谭戒甫、马宗霍、岑仲勉、王焕镳、高亨、方孝博等先生研治墨书的著作，先后问世。

《白话墨子》为言文对照本。其原文以世界书局《诸子集成》孙氏《墨子间诂》为底本，取《四部丛刊》影印之明嘉靖癸丑刊本和《四部备要》之毕沅校注本重新检校，是正若干讹误。如《尚同中》“以求兴天下之害”，勘定为“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中》“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行者非之”，“行”订正为“仁”；《非攻下》“今天下之所以同意者，圣王之法也”，“意”订正为“义”；等等。有的原文，则是据孙氏注文改定，如《节葬下》“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又“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晏]

退，听狱治政；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库”，等等。原文校订，亦有采前贤时彦之成说者，如《节葬上》“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芊组〔芊诸〕；不加者，去之”，“芊组”，毕沅谓为“‘鮮’字之误，少也；洪颐煊谓为“则止”之讹；俞樾谓当作“鲜且”，指鮮色；孙氏以俞说近是，又疑作“华组”；他们均以“芊组不加者”连读。王煥镛《墨子校释商兑》谓为“芊诸”之讹，“芊”，大也，有夸大、夸美之意，“诸”为“之乎”合音，颇有道理，故采纳之。又如《经下》“不能而不害。说在害”，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校：“说在害”为“说在容”，其义较长，故从之。凡原文错讹衍文处，均以〔 〕表示，订正增补处则以〔 〕表示，不作校记。《白话墨子》的译文，以孙氏《间诂》注释为基础，博采众说之长，择善而从，个别以己意理解，亦不敢妄自为之，当有出处。译文紧扣原文字词句及语法、语气和文意，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或以括号形式添加个别词语。极个别词句确实无从捉摸者，照录原文，不强作解人。为便于对照阅读，每篇各段均加数字。此书卷一、卷十一、十二、十三之原文点校和翻译，由林金保负责，卷二至卷十之原文点校和翻译，由梅季负责，卷十四、十五，在林金保点校后，请陈文先生翻译，最后由梅季统稿。

汉晋以来，由于墨学不合于儒术，所以它长期被封建正统文化排斥打击，“其学几绝，其书仅存”，而所存之书又大量存在形声通假现象，脱误之处比比皆是，难以卒读，而其中以“墨经”、“备城门”诸篇，为先秦最深奥难懂之古籍。近百多年来，虽有不少学者为之整理诠释，但有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

的仍旧无解，疑难处仍然不少。解放后，我们还没有见到一种经整理点校过的《墨子》全本出版，就更不用说全面为之注释和翻译的了。为了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墨子其人，全面了解《墨子》其书，我们不惜花费时日，终于把《墨子》十五卷一篇不缺地进行校勘、标点、分段和翻译，虽殚精竭虑，反复斟酌，然而由于水平所限，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行家、读者不吝指正。

梅 季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录

卷一

亲士第一.....	(13)
修身第二.....	(16)
所染第三.....	(19)
法仪第四.....	(22)
七患第五.....	(26)
辞过第六.....	(31)
三辩第七.....	(37)

卷二

尚贤上第八.....	(40)
尚贤中第九.....	(44)
尚贤下第十.....	(56)

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65)
尚同中第十二.....	69)
尚同下第十三.....	(81)

卷四

兼爱上第十四.....	(91)
兼爱中第十五.....	(94)

兼爱下第十六 (101)

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115)

非攻中第十八 (117)

非攻下第十九 (124)

卷六

节用上第二十 (134)

节用中第二十一 (137)

节用下第二十二 闕 (141)

节葬上第二十三 闕 (141)

节葬中第二十四 闕 (141)

节葬下第二十五 闕 (141)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156)

天志中第二十七 (163)

天志下第二十八 (175)

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187)

明鬼中第三十 闕 (187)

明鬼下第三十一 (187)

非乐上第三十二 (204)

非乐中第三十三 闕 (212)

非乐下第三十四 闕 (212)

卷九

非命上第三十五	(213)
非命中第三十六	(221)
非命下第三十七	(226)
非儒上第三十八 阙	(233)
非儒下第三十九	(233)
卷十	
经上第四十	(245)
经下第四十一	(254)
经说上第四十二	(265)
经说下第四十三	(280)
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305)
小取第四十五	(317)
耕柱第四十六	(322)
卷十二	
贵义第四十七	(334)
公孟第四十八	(343)
卷十三	
鲁问第四十九	(357)
公输第五十	(372)
□□第五十一	(375)
卷十四	
备城门第五十二	(376)
备高临第五十三	(396)

□□第五十四	(399)
□□第五十五	(399)
备梯第五十六	(399)
□□第五十七	(403)
备水第五十八	(403)
□□第五十九	(404)
□□第六十	(404)
备突第六十一	(405)
备穴第六十二	(405)
备蛾傅第六十三	(414)

卷十五

□□第六十四	(420)
□□第六十五	(420)
□□第六十六	(420)
□□第六十七	(420)
迎敌祠第六十八	(420)
旗帜第六十九	(424)
号令第七十	(428)
杂守第七十一	(452)

卷一

亲士第一

1 到一个国家主政却不去关心国中的士人，那么就要亡国了。发现贤才却不急于举用，贤才便会怠慢他们的国君了。不是贤才，就不能解救国君的急难；不是贤士，就不能为国谋划。怠慢贤才，忘记士人，而能使他的国家长存，是从来没有的事。

从前晋文公出奔国外，而后来却成为天下的盟主；齐桓公出奔国外，而后来却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遭遇到吴王的屈辱，而后来尚且能成为威慑中原的贤君。这三个人能功成名就于天下，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忍受过极大的耻辱。最上等的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失败了，但有办法获得成功，这就叫善于用人。

2 我听说过：“并非没有安适的居处，而是自己没有一颗安定的心；并非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自己没有一颗满足的心。”所以君子自己承担难事，而让别人承担容易之事；众人却是自己处于容易的地位，而让别人处于困难的场合。君子做官的时候不会改变自己原来的志向，丢官的时候能探究实情；即使杂处在平庸的百姓里，也始终没有怨恨之心，因为君子有自信心。因此，去做自己所感到艰难的事，就必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没听说过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却能免除那坏的结果。

所以，权臣会伤害国君，谄媚的臣下会伤害主上。国君一

定要有敢于诤谏之臣，主上一定要有敢于直言的臣下。议事的人反复辩论，能互相儆戒的人谔谔直谏，这样才能够保国长存。

臣下如果只看重自己的爵位而不去劝谏，国君左右近臣默不作声，离国君远的臣子也闭口不言，怨恨就会深结于百姓心中；谄谀之臣在国君身边，好的建议、主张被阻塞，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商纣不就是因为失去了天下的贤士吗？因而身遭杀戮，丧失了天下。所以说：馈赠国宝，不如举荐贤士。

3 现在有五把锥子，这是一把锐利的，但锐利的必定先折断；有五把刀，这是一把磨利过的，但磨利过的必定先销损。所以甘甜的井水先干涸，乔木先被砍伐，灵龟的甲先被烧灼，神蛇先被曝晒。所以说，比干之死，是因为他刚正不屈；孟贲被杀，是因为他勇力过人；西施被沉江中，是因为她太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搞变革的事业。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自己的特长，所以说：太盛就难以保全。

所以虽然有贤明的国君，也不爱无功的臣子；虽有慈父，不爱无益的儿子。因此，不能胜任其事而居其位，他就不是应该占据这个职位的人；不能胜任那种官爵而拥有那样的俸禄，他就不是应该享受这种俸禄的人。良弓难开，但能够射到高处，射入深处；良马难驾驭，但能够负载重物到远方；良才难使唤，但能够使国君受到尊敬。因此江河不嫌弃小溪注满到它里面，所以水流能大。圣人遇事不推辞，不违背事理，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因此，江河里的水流，不是一个源头之水；价值千金的皮衣，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白皮能制成的。哪有同道的人不取用，却去用与自己私意相同的人呢？那样做就不是兼

爱天下的君王的原则了。因此天地并不是永恒光明，大水并不一定清澈，大火并不一定燎原不灭，君王的德行并非高不可攀。至于管理千人之众的官吏，他为政如果刚直得象箭杆，板平得象磨刀石，就不能包容万物了。因此狭隘的小溪干涸得快，水浅的川流枯竭得快，坚硬贫瘠的土地不会生长五谷。君主淳厚的恩泽，如果不能超出宫中，就不能流布到全国了。

【原文】

1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2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退〕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

是故偏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洛洛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交敬〕者洛洛，焉可以长生保国。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唶，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